

對論看板

（編者按）「對論看板」是讀者、作者、編者一同通往清明心智的路徑，「對論」不是「辯論」，而是討論與分享。當我們用心去注意和關切他人的思想時，就能到對方的世界中行腳，讓善的氣息充滿我們的生命。「對論看板」歡迎結伴行腳！

江燦騰博士質疑陳玉蛟教授兩函

【之一】

編輯法師道鑒：

貴刊於《香光莊嚴》第六十六期登了一篇莫名其妙的批評文章，即陳玉蛟撰〈台灣佛教學術研究、阿含學風與人間佛教走向之綜合省思〉（上）一文，作者陳玉蛟先生曾於民國七十七年左右，在我去中華佛學研究所演講結束時，幫我提行李，陪我走到新北投車站搭公車，但一路上，主

要是想向我請教：他因個人不善於學術研究，今後他要如何在台灣學界立足的問題？我當時曾建議他：以他自己專長的西藏語言和佛教知識從事譯介《現觀莊嚴論》等諸經，而他後來也的確如此從事。並且，台灣近十年來，據我所知，他本人所專長的這一行，即台灣有關藏學的研究其實已達頂盛極點（只是力作不多），而他自已雖已沉寂，但藏學迄今並未有退燒跡象。至於其他領域，他則根本外行。而由

於學術研究要講根據，陳教授卻是論據極為明顯地偏向維護藏學立場，並以「反印順」為主調和兼貶抑當代台灣其他佛教研究同行，因此我個人先在此提出幾點質疑：

一、我，江燦騰博士的十四種佛教史著作，時間是從明代到近代、區域則從大陸到台灣，並已被兩岸和國際學界視為研究中國近代佛教史與台灣佛教史的代表性學者之一，例如現任教哈佛的詹密樓教授即曾許本人為當代台灣佛教史的頂尖研究學者之一，如何在陳玉蛟先生的長文中一字不提本人的相關研究？理由何在？

二、關於台灣佛教學術檢綜合討論的論文，計有藍吉富教授、本人、李世偉博

士、聖嚴法師等多篇論文，其觀點為何不見檢討或引用？理由何在？

三、陳玉蛟教授的論文提要一開始說「近十年來，台灣的傳統中國佛教很明顯的式微了」。請問：此中的「傳統中國佛教」語意何指？指信仰？或研究？並且，具體的統計分析何在？陳教授文中所論者，不外是以「反印順」為主調，問題在於單就「傳統中國佛教」的研究，本人比印順的著作更多，而再雲華教授也同樣出版相關著作多本且成就非凡，卻不一定與人間佛教的思想有關？陳教授為何不提一字？其理由何在？

所以根據以上的質疑，請陳教授示答其詳，以開在下矛塞。否則，本人將視陳

教授為惡意的「反印順」藏學者和莫名其妙
的「歧視台灣當代有代表性的佛教學
者」，而更強烈的本人後續回應也將等著陳
教授。

以上敬請轉達陳玉蛟教授，並將此文
件惠予刊佈為荷。

清華大學 江燦騰博士敬筆 2001-7-24

【之二】

編者法師道鑒：

本人補充質疑一條：陳教授過去所研
究幾乎都侷限在藏傳佛學，與「傳統中國
佛學」何關？何況自唐代中業已後，藏傳
佛教即以「支那堪布」為漢傳佛教不如西
藏佛教的著名例證，而達賴本人也延續此

一傳統。所以，達賴兩次來台，本人都上
電視激烈批判達賴（包括公開指責所謂達賴
佛學高超的素養其實是靠各種護航和特權所塑
造的假像等），並嚴詞譴責西藏上師在台濫
為信徒灌頂藉以斂財等敗行；而達賴也認
為確有其事（指西藏上師確有來台濫為信徒灌
頂藉以斂財等敗行）。既然本人如此強烈批判
西藏佛教，請明顯袒護西藏佛教的陳教授
何不將批判的筆鋒轉至本人？豈不更直
接？難道陳教授是因為吃定了九十六歲的
老印順已無法執筆回應所以特撰該文以欺
負年邁長者？以上，敬請公開回答。

◎此文為與陳文相關的學術函件，故請編者法
師，照貴刊先前承諾（即歡迎各方來稿共同討
論），與本人前函一併惠予刊佈，以示公允。而

本人亦將視貴刊實際處理的態度為何，來判斷貴刊所秉持的誠信和中立場是否值得信賴？以

及決定本人後續將如何再予回應？

清華大學 江燦騰博士敬啟 2001-7-24

敬答江燦騰博士

您對〈教界省思〉一文質疑的兩封信函，已由《香光莊嚴》雜誌社傳真過來。既然您希望我公開釋疑，正準備息隱山林的我，只好勉強提筆回覆。

十三年前，我確實幫您提過行李，陪您去新北投搭公車。不過，您的敘述和我腦海中的記憶出入太大，所以我不得不把事情重新說明清楚。

第一、您不是去中華佛研所「演講」，而是應邀參與一場有關教學方針的「研討

會」，如此而已。當時，除了所長聖嚴長老以外，與會者還有恆清法師、許明銀和高明道等知名學者，大家輪流發表意見。

第二、陪您到新北投搭車，是因為剛好在「佛研所」的後門口碰上；幫您提行李，是因為見您雙手都有東西；如是而已。

第三、在路上，是您先主動告訴我，您很會收集資料，對讀書和做學問很有一套，我才順便向您請教如何做好學術研